



愿与青春结伴

碧野著

RES 8101

87
I04
163
2

碧野著

愿与青春结伴

湖南文艺出版社

134
愿与青春结伴

碧野著

责任编辑：肖汉初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00,000 印张：6.25 印数：1——3,400

统一书号：10456·64 定价：1.10元

新书目：85—24

出版说明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创作队伍。当前，很多青年文艺爱好者，热切地希望学习文艺创作。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需要有人给以帮助和指点。为了满足青年们的学习要求，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我们特编辑出版一套《作家谈创作》小丛书。

这套丛书主要选编我国著名作家谈创作的文章。每位作家编选一册。内容着重介绍文艺创作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创作中的经验体会。文章形式不拘，有漫谈、随笔、书信等，适合青年文艺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学习参考。

为了出版好这套丛书，我们期待着作家们的大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帮助。

这套丛书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现改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十月

小 序

这是一小颗露珠，不足于润泽花朵；这是一小滴雨水，不足于滋润禾苗。

我是把这些年来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探索，用一根感情的细丝串了起来。

希望把它看作路边的小草花吧。

作 者

一九八四年夏于武昌

目 录

小 序.....	(3)
起步艰难.....	(1)
讴歌希望和光明.....	(9)
“黄金有价花无价”.....	(14)
生活与构思.....	(18)
美的发掘.....	(27)
美在生活中.....	(32)
愿与青春结伴.....	(38)
攀登高峰.....	(44)
《天山景物记》的写作过程与体会.....	(47)
生活——创作之源.....	(55)
钻取岩芯和采花酿蜜.....	(62)

在起跑线上·····	(68)
生活的启示·····	(74)
水流激荡起浪花·····	(80)
文艺杂谈·····	(94)
创作小议·····	(110)
答编者问·····	(137)
创作的才能出于勤奋·····	(146)
真理的火光·····	(154)
忆昔乳燕初飞时·····	(167)
思想的翅膀，感情的花蕾·····	(171)
《在炫目的色彩中》序·····	(178)
喜看《九歌》·····	(183)
《桃花源新记》序·····	(187)
《君山竹奇》序·····	(191)

起 步 艰 难

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文学创作的起步是艰难的。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起步，正如拉拽重车起动，是付出了艰巨的努力的。

我少年时代，家住贫民区，邻居有挑水妇、洗衣妇、黄包车伕、剃头匠、码头工人等等。这些在旧社会被压在底层的穷苦劳动人民，心地善良。他们见义勇为，富于同情心。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初步成长，是与他的品质素养有关的。我小时受到劳动人民刻苦、耐劳、勤奋的品质的影响，对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我的父亲，多年劳累使他坏了一条腿，变成了跛子，但他没有被残疾和贫穷缠倒。他性格开朗，热情、乐观。他有一副好嗓子，夏夜，他能通宵歌唱。他

给我幼小的心灵灌输了美的教育，培养我文学的素质，催我创作萌芽。

因此，我十四、五岁时，就沉醉于一些文学著作中了。我接触到第一批的文学作品中，至今难忘的是《茵梦湖》和《少年漂泊者》。前者是以艺术魅力征服了我，后者是以同命运感染了我，而两者的共同点，是以“情”感动了我。这象是两朵不同色彩的火花，在我心中激起了光和热。

我是半工半读上的小学，后来又是贫民区的亲邻和一位教员资助我上的中学。每天，我放学归来，还要帮家里劈柴、挑水、收父亲染摊上的颜料、染桶、竹竿、三脚架马等等。我只好在一早一晚挤时间，在晨曦中，在月光下，阅读文学作品，郁达夫的《沉沦》、《迷羊》，郭沫若的《女神》、《瓶》，茅盾的《追求》、《动摇》、《幻灭》，苏曼殊的《断魂零雁记》等等，我狂啖猛嚼，不讲求消化，但是这种多读，对我还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一年暑假，我读了很多书，写了评厨川白村《走出象牙之塔》的读书笔记，下学年开学后，老师把它作为全校作文示范，接着全校作文比赛，我又以《暴风雨》为题夺取了第一名。

后来，我领导闹学潮被开除、通缉，逃亡北平。我很自信把《暴风雨》投给报纸，满以为摇动笔杆轻而易举，但却没有料到稿子退回来了，好象一瓢冷水把发热的脑

袋狠狠地淋了一下，这时，我才知道文学创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北平，我是一个流浪青年，住在不花房租的会馆里，时而沙滩，时而琉璃厂，仆仆风尘于长街，一天只能找到一顿饭吃。有时，朋友送我一点钱，我节省过日子，一顿只买半个小米面窝窝头充饥。虽然，我穷得饿饭，但为了追求艺术，并不气馁，经常跑到藏书最多的北海附近的国立图书馆去看书。最高兴时，就是能带上两个烧饼，交给图书馆管理员，把烧饼锁在有号码的小柜子里。管理员给你一个铜牌，随时可以交还铜牌取食。我尽管饥肠辘辘，往往一看书就是一整天，直至夜晚闭馆。这一阶段，我被苏联文学吸引了，读了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几乎所有文学作品：《赤恋》、《一周间》、《毁灭》、《铁流》、《母亲》、《士敏土》、《铁甲列车》、《保卫察里津》、《夏伯阳》等等，这些火辣辣的作品，震撼了我年轻的心灵，燃烧了我青春的生命，对我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经常跑到和平门外的师范大学图书馆和西单二龙坑的中国大学图书馆，占据桌子的一角写稿。虽然稿子被退回，我却有股傻劲，并不灰心。万事起头难，重在基本功。锤炼字句，字斟句酌，勤学苦练，备尝艰辛。创作欲望象熔岩似的在我心里激荡，我按捺不住创作热

情，写出了以我的父亲为模特儿的处女作《窑工》。

《窑工》的产生是出于我儿时的生活片断。那时，我的父亲在一座大山脚下烧炭窑。我几岁就帮助我的父亲干些零杂小活了。熟悉生活，才能产生感情，儿时的记忆最清晰，感情深，年长月久磨灭不了，父亲烧炭窑时的形象鲜明，所以我的第一篇作品就以深挚的感情刻划了他。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艺术实践基于生活实践，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作为一个文艺青年，走上创作的道路，这跟他的生活道路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出身于社会底层，生活艰难，小时我乞讨过，放过鹅，提着破竹篮子终年送过监饭，见过许多囚徒；后来当过兵，当过演员，当过教员，也坐过牢。我接触过各种生活，流浪使我扩大了眼界。在北平，我穷得脚拇趾露出鞋尖在长街上踟躅，饿得到处去求得一餐充饥。这种生活内容很容易反映在我初期的作品中。除了《窑工》之外，我又写了被迫逃离故乡的《出奔》和一个青年的不幸遭遇的《迫害》。以后我又写了以少年时代生活过的贫民区为背景的《奴隶的花果》，甚至后来写的长篇《没有花的春天》和长篇《湛蓝的海》，也都是以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为主人公的。

前面说过，我初次写文章发表，是很不容易的，寄

出一篇退回一篇，这确实使我痛苦和失望。有一个早上，我无意中在镜子里发现后颈侧边出现了一撮白发，而那时我才十九岁。但是我持之以恒，继续写些短文章，有的“报屁股”发表了我的一篇两篇，这鼓舞了我的信心和勇气，于是，我写得更勤了。

俗话说，“熟能生巧”。如何提高技巧，这是艺术实践的一大关键。经过苦思，悟到一篇稿子如果是心血的结晶，同时又确实是一再锤炼过的，它的艺术水平一定会高一些。为了追求达到一定的水平，一篇短文章，我曾开过十几个头，最后感到有点满意才写下去的。这篇文章就是《窑工》。前面说过，这是我的一篇处女作。

为什么说我的处女作是《窑工》呢？因为它是真正决定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当然，这篇作品仍嫌幼稚，但它却充满了生活气息，富于生命力。它引导我献身于中国文学事业。

《窑工》的出现，立即引起了《泡沫》文艺月刊编辑部的注意。《泡沫》是在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刊物。编辑部约我见面，我拖着露趾的破鞋从陶然亭附近的潮州会馆走了十多里路到了东城。编辑看我是一个出身贫苦的流浪青年，很快就把我吸收进《泡沫》社。

《泡沫》社的成员一二百人，都是北平各大学（其中也有少数中学）爱好文艺的青年，当中有已在文坛初露

头角的青年作者，如吕荧、魏伯、魏东明、天兰、柳林、亚苏等，只有我一个人是过流浪生活的社会青年。后来，《泡沫》被禁，改出《浪花》，《泡沫》社也就变成了《浪花》社，我成了《浪花》社的主要成员之一。

我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被开除之前，考历史、地理，我总是名列第一，这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事文学创作，历史、地理知识非常重要，古今中外，历史的纵断面和地理的横断面，都有一个较清晰的概念。尤其是自己东南西北跑的多，山川、物产懂得也多一点，这对写作增加了不少知识和内容。

我向社会生活学习，经常写些生活笔记，同时，也向前人学习，经常写些读书笔记。前人有着极其丰富宝贵的经验，我除了读苏联十月革命文学作品之外，接着读了旧俄的作品，如普希金的《茨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烟》、《贵族之家》、《罗亭》、《春潮》，果戈里的《巡按使》、《死魂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等等，跟着又接触到法国文学，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乡下医生》、《高老头》、《贝姨》，福楼拜的《波华荔夫人》，小仲马的《茶花女》等等，甚至涉猎美国的文学和日本文学，如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声》，辛克莱的《石炭王》，小

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等。面向世界文学的宝库，给自己在创作上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经验。

除了外国文学之外，我也喜爱自己祖国传统的古典文学作品，《儒林外史》、《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西游记》都不止读过几遍。尤其是唐诗、宋词，我更为喜欢吟咏，这对自己艺术追求增添了力量，使作品中产生了一种音乐的音韵感。

长河的波涛互相激荡成浪花。我最直接得到帮助的是，《浪花》社这些文艺青年的互相鼓励、互相切磋。我们写出作品来是互相传阅的，提出修改的意见，然后才投稿。这样，稿子的采用率就高了。我这个时期写的《出奔》和《迫害》，就是经过大家的讨论，自己修改，然后投稿，发表于当时的全国性文艺刊物《文学》和《光明》的。

在互相热情关怀帮助下，我们的创作思想和写作技巧都进步得很快。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分组活动，经常聚会在一起，讨论当前文学运动的发展。即使是隆冬严寒的雪夜，我们都冒着风雪，不避严寒，徒步到很远的预定地点去聚会。年轻的心是火热的，我们的友谊是真挚而又深厚的。我们热情地倾吐一得之见，有时谈笑风生，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这些年轻时的往事，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感到无限温暖的。

总之，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不平坦，起步尤为艰难。
只有提高思想水平，努力积累生活，虚心求教书本，锤炼
艺术技巧，勤奋学习，勇敢攀登，艰苦磨炼，持之以
恒，才能起步冲刺向前。

一九八〇年元月于武汉

讴歌希望和光明

我走上创作道路的第一步写的是散文。我的处女作《窑工》，就是一篇散文。从一九三五年到现在，除了小说创作之外，我不断写散文。可以说，我和散文有很深的缘分。抗战前以至抗战期间我写的散文，有《迫害》、《母亲的梦》、《花蛇》、《奔流》等等。而建国以后，我写的散文有百万字以上。

建国后，我写散文，首先描绘的是祖国西北边疆的风貌。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初，我两次去新疆，一共在新疆生活了四年。那祖国边疆高耸蓝天的雪峰，那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开荒造田的英雄战士，那雪水清流过的片片绿洲，以及在新疆世代居住的勤劳善良的少数民族，至今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从苹果花盛开的伊犁河谷到瓜香果甜的南疆喀什，从牛羊如云的天山牧场到

波涌鱼跃的博斯腾湖，给我以丰富的色彩和生动的内容。那时，我心情舒畅，健笔如飞，写了大量的散文，结成集子的，就有《在哈萨克牧场》、《遥远的问候》、《边疆风貌》、《天山南北好地方》等。

尔后，我由新疆回到内地。从鄂西北大山区到辽阔的江汉平原，从四季花开的珠江岸边到碧波万顷的太湖之滨，从黄土高原的黄河上游到景色如画的富春江畔，我的行踪所及、足迹所到，都印记在我的《情满青山》、《月亮湖》、《蓝色的航程》和《碧野近作》等散文集中。

不论是蜜蜂采花酿蜜也好，也不论是积云成雨也好，更不论是滴水成河也好，文学作品总是生活的积累和结晶，散文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散文对生活反映快。短短数千字，触景生情，活泼多姿，色彩鲜明。当然，散文虽短，它也是要经过生活长期的积累、细致的构思的。

长期积累起来的生活，有如矿山，需要引爆，才能取材。生活中的确有灵光一闪即逝的东西，要善于捕捉。这正象火花，能爆破生活积累的矿藏，一片火光，一片烟云，铁苗、水晶、金玉之材就出现其中。生活愈丰富，愈深厚，火花一触，燃烧愈旺。

如果说，生活似火，那么反映生活最快的散文就似